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四十三

襄公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左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賀克欒氏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陶唐杜注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也在夏為御龍氏謂劉累事見昭二十九年在商為豕韋氏豕韋杜注國名東郡白馬

縣東南有韋城在今直隸滑縣東南在周為唐杜氏唐杜杜注二國名殷末豕韋國于唐周成王滅唐遷之于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于范復為范氏杜京兆杜縣今陜西西安府治東南有杜陵故城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言已世為興家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立謂不廢絕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黄帝堯舜其次有立功禹稷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傳善穆叔之知言

附錄左傳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子西相鄭伯如晉故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賴恃用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沒沒沈滅之言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須令名以遠聞德國

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為邦家之基所以昭令德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不敢懷二心所以獲令名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燒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大國楚也而

陵虐于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為明年鄭入陳傳

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傳孟孝伯侵齊孝伯仲孫羯晉故也前年齊伐晉故叔孫豹救晉無功故孟孝伯帥師侵齊為晉報焉羯代速為卿未練而帥師帥師非禮也

夏楚子伐吴

左傳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吴不為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為下吴名舒鳩張本

襄十一年楚失鄭十四年伐吴自是舍鄭不争又十年一再伐吴急吴而緩鄭盖楚弱而吴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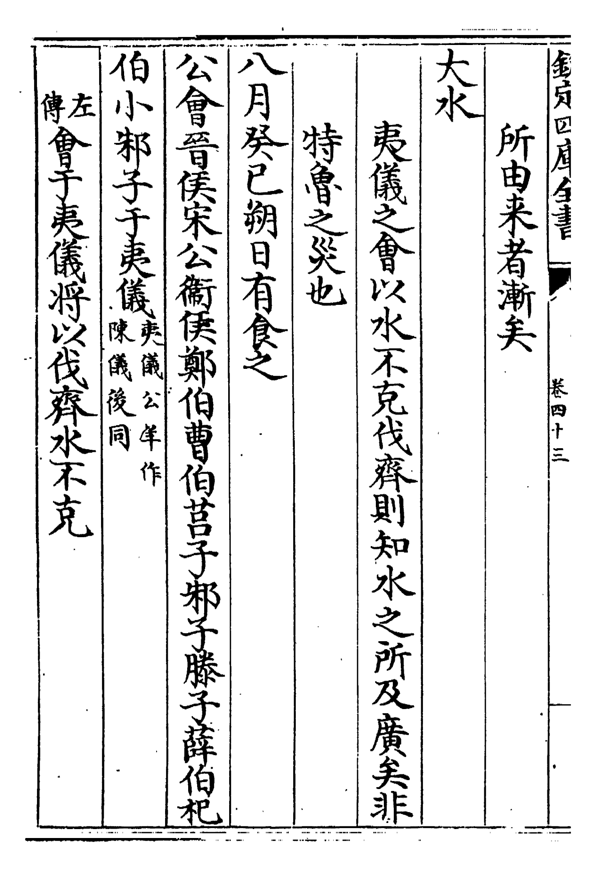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春秋三書日食既桓三年以桓王敗宣八年以楚莊興是後則中國諸侯皆受盟於楚矣頻月食者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及此年七月八月歴法無此先儒以為傳寫失真不可彊通也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戢藏也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夷儀之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陳無宇齊大夫辭有晉師未得相見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介根杜注莒邑城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也

齊既與莒平今復伐之無信已甚崔杼自虛朾同盟久專國政至是假伐莒以竊兵柄篡弑之禍其



所由来者漸矣

大水

夷儀之會以水不克伐齊則知水之所及廣矣非

特會之災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儀公羊作陳儀後同

左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會于夷儀帥十二諸侯之師將以討齊然會而不伐是有畏也國勢不競衆志不一也曰水不克者特辭不能伐爾下書崔杼伐我西鄙盖知晉之無能為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傳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棘澤在今河南新鄭縣東南諸侯還救鄭夷儀諸侯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二子晉大夫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鄭人卜宛射犬吉

射犬鄭公孫子大叔戒之曰大叔游吉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可與等欲使卑下之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言在己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部婁小阜松柏大木喻小國異于大國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二子張骼輔躒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已皆乘乘車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轉衣裝踞謂坐其上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近敵不告而馳皆取冑于櫜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射犬又不待二子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

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傳言齊楚固相結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在此年夏名舒鳩人舒鳩人叛楚舒鳩杜注楚屬國楚子師于荒浦荒浦杜注舒鳩地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二子楚大夫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令尹薳子馮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

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為明年楚滅舒鳩傳

晉合十二國之君畏齊不敢伐而徒致棘澤之役以患鄭其無能可知矣諸侯救鄭不書救不及事不足録也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左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宜咎之事無聞焉而以慶氏之黨逐則其人可知矣其後在楚為箴尹宜咎

叔孫豹如京師

左傳齊人城郟郟王城也于是穀雒鬭毁王宫故為王城之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為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

據傳穀洛鬬毁王宫齊侯叛晉求媚於天子故為王城之於是叔孫豹始如京師聘且賀焉襄之聘晉者九是年春先聘晉冬乃聘王慢甚矣城郟魯

不與故不書

大饑

穀梁傳 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侯射侯廢侯不燕射廷内道路不修除百官布而不制官職修列不可缺廢不更有造作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二穀不熟曰饑五穀不熟曰大饑古者備荒之政

至纖且悉是年秋雖大水猶未至墮城郭沒倉廩而遽至大饑則知備荒之無政矣

附録

左傳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代欒盈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子羽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下之道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鬷蔑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階猶道也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為明年程鄭死張本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孟公綽魯大夫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于他日齊師徒歸徒空也

崔杼懷無君之心鄰國知之而齊莊貪伐國之功利令知昏豪不覺悟宜其及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傳齊棠公之妻（棠公齊棠邑大夫）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為己取）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杼之祖）臣出自桓不可（桓公小白東郭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昏）武子筮之遇困䷮（坎下兌上困）之大過䷛（巽下兌上大過困六三變為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夫變而為巽故曰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爻辭）困于石

往不濟也坎為險為水水之險者石不可以動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坎為險兑為澤澤之生物而險者蒺藜恃之則傷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嫠言崇公已當此凶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閒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説于晉而不獲閒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閒公伺公閒隙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

齊（且于役在二十三年）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問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為崔子閉公重言侍人者別下賈舉）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言崔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掫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掫夜戒有所擊也）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

鐸父襄伊僂堙皆死（此非侍人賈舉也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嬖者）祝佗父祭于高唐（祝佗父莊公之嬖高唐齊别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于崔氏（爵弁祭服）申蒯侍漁者（侍漁監取魚之官）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鬷蔑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難皆寵嬖之人）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晏子平仲聞難而來）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

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口實祿養也）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己股）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子莊公黨為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宣伯魯叔孫僑如成十六年奔齊）叔孫還納其女于靈公嬖生景公（還齊羣公子納宣伯女于靈公）丁

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宫大宫大公廟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荅易其辭因自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未去故復與景公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南史氏齊史之在外者傳言齊有直史崔杼之罪所以聞閭丘嬰以帷縳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

而出二子莊公近臣鮮虞推而下之下嬰妻也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匿藏也暱親也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弇中狹道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言道狹衆無所用遂舍枕轡而寢恐失馬也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道廣衆得用故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側瘞埋之不殯于廟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士孫人姓因名里死十三日便葬不待五月四翣喪車之飾諸侯六翣不蹕蹕止行人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下車送喪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九乘

又有甲兵今皆降損

穀梁傳 莊公失言淫于崔氏放言將淫崔氏為此見弒

齊莊公之難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蓋平日從君於昏以致亂亡雖殺身不足以償其責也使其中有守義執節之臣將以死諫豈肯相隨入崔氏之宫耶但晏嬰號為賢者平時知君之必陷於亂亡而不能諫一旦有事則假社稷為重以自明其不必死使後世貪生忘義者得

以籍口而先儒或是其言亦習焉而未之察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晉侯濟自泮（泮杜注闕）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朝歌役在二十三年）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鉏隰朋之曾孫慶封獨使于晉不通諸侯故不書）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六正三軍之六卿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御之屬官百官）

正長羣有司師旅小將帥處守守國者賂財賄晉侯許之使叔向告于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晉會諸侯于夷儀本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崔杼弑君本以私忿會諸侯之伐遂以莊公之弑自解夫莊公既死則齊可不伐而崔杼覆載不容之惡不可不討使晉能申明大義命齊人及崔氏之宗黨皆安堵而獨有討於杼躬率諸侯進薄於城下

齊之臣庶服義懐德各有奮心杼之力能獨抗乎誅其賊置其君以定其國則晉之六卿魯之三桓皆有戢志矣不知出此而以賂罷兵此晉霸所以遂衰而終以自敝與

附錄左傳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獻公以十四年奔齊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衛侯妻子于齊以質之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前年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隧徑也堙塞也刊除也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産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突穿也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欲逃冢間遇司馬桓子陳之司馬曰載余曰將巡城不欲載公以巡城辭遇賈獲賈獲陳大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别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宫與子産親御諸門欲服之而已故禁侵掠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免喪服擁

社抱社主示服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纍自囚繫以待命子展執縶而見縶馬繮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示不失臣敬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衆官修其所職以安定之

去秋夷儀之會楚合陳蔡許伐鄭是年復會夷儀鄭慮楚復來先師師入陳以奪其心鄭以蕞爾國當南北之衝晉楚之師更至疊出自子產得政不

獨修辭執禮足以服彊大而軍政之修守不可拔攻則必克以是知立國貴自彊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重丘杜注齊地寰宇記聊城縣東北有重丘聊城今山東東昌府治

左傳秋七月己巳己巳七月十二日經書八月誤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夷儀之會不書伐以齊逆服兵不加也杜氏預謂伐齊而書同盟以明齊亦同盟非也使齊果同盟

當特書諸侯及齊某盟以著其失賊列姦之罪矣據經會不書伐而同盟書諸侯乃中有閒事之恒辭蓋晉既許齊成齊亂未定崔杼既不敢自行又懼他人見諸侯而生異議實未嘗使人出受盟耳

附録

左傳　趙文子為政趙武代范匄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弭止也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于諸侯武也知楚令尹令尹屈建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為二十七年晉

楚盟于宋傳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左傳衛獻公入于夷儀

公羊傳陳儀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諼君以弑也諼詐也時衛侯為剽所逐不能自復詐言顧居是邑為剽臣然後伺候閒隙使甯喜弑之

衛侯之入夷儀與鄭伯突同而或名或不名者鄭伯奪正以立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

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以絶之若衎之出奔雖不為無罪而非突比故止書其爵此輕重之權衡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傳楚薳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建代子木屈蕩為莫敖代屈建舒鳩人卒叛前年辭不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杜注舒鳩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舒鳩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其閒七日居楚兩軍之間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墊隘慮水雨不

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閱精兵駐後為陳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吳還逐五子至其本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晉霸既衰楚勢益彊諸侯畏之故滅國書大夫之名氏自是凡大夫帥師滅國皆以名見而不復書人矣滅國不書大夫者吳也其威猶未盛於中夏

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夏公羊作蠆

左傳鄭子産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閼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閼父為武王陶正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之神明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閼父之子滿也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封夏殷後又封舜後謂之三恪示敬也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

陳桓公鮑卒陳亂事在魯桓五年蔡出桓公子厲公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佗桓公弟殺大子免而代之鄭莊公因定其位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宣公十一年陳夏徵舒弑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

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衰差降）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鄭武公莊公為周平王桓王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晉文公）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受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士莊伯士弱也）復于趙文子文

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其功　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志古書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猶成也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鄭再伐陳取成而還陳不能報楚不敢問以子產方明其政刑衆知鄭之不可侮也

附録

左傳楚蔿掩為司馬蔿子馮之子　子木使庀賦庀治數甲兵

數閱甲午蔿掩書土田書土地之所宜度山林量度山林之材以供國用鳩藪澤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以備田獵之處辨京陵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表淳鹵淳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規偃豬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町原防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町牧隰皋隰皋水崖下濕為芻牧之地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則制以為井田量入修賦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賦車籍馬籍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車兵甲士數器仗有常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得治國之禮傳言楚之所以興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公羊穀梁作謁）

左傳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舟師在二十四年）門于巢（攻巢門）巢牛臣曰（牛臣巢人）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啓開門也）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卒

公羊傳　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吳子謁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

穀梁傳 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因伐楚而經巢于巢者外乎楚也言于巢則不在楚門于巢乃伐楚也先攻巢乃可伐楚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飾城者修守備請罪問所以致師之意吴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吴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吴子之自輕也非責兩譏之也

舉卒之名加於伐楚之上與七年鄭伯髠頑如會卒于鄵同義皆以便文耳門于巢謂攻其城而門焉見遏之死於兵也若暴疾過巢門而卒則當書卒于巢

附錄左傳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蒍子之功也以與蒍掩往年楚子將伐舒鳩蒍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故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

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于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也）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大叔儀）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詩小雅謂甯子必身受禍不得恤其後也）将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周書蔡仲）

之命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耦對敵也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明年衛獻公歸國二十七年果殺甯喜

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二十五年夷儀會其五月秦晉為成自十四年十三國伐秦至是始平

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伯車秦伯之弟鍼也成而不結傳為後年修成起本

日講春秋解義卷四十四

襄公

二十有六年春

附錄左傳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修會夷儀歲之成叔向命名行人子員欲使答秦命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御進也言次當行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于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

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二子不心競為忠而撫劍拂衣不務德而爭善爭謂所行為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左傳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已求反國辭敬姒強命之敬姒獻公及子鮮之母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

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言復國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在其間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于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瑗走從近關出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衛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罪于兩君前出獻公今弒剽天下誰畜之畜猶容也悼子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悼子甯喜受命在二十年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其可還與否遂見公于夷儀

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言子鮮為義多不過亡出）于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二子孫文子之子）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父兄皆不在故乘弱攻之）甯子出舍于郊（欲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子叔衛侯剽言子叔剽無謚故）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

罪之在甯氏也

穀梁傳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父立

以爲君則子宜君之以明正也

剽雖簒立然春秋之法其實簒也以簒書其實爲

君也以君書剽旣簒立凡衛之臣子立於其朝者

君臣之分已定有致難於剽者自宜以弒君書矣

先儒多謂甯喜父子反覆於二君之閒故薇其罪

猶一曲之義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書叛始此

左傳 孫林父以戚如晉 以邑屬晉 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宋魚石入于彭城晉欒盈入于曲沃將為亂於國而抗其君不得以叛書叛者據邑而君不能討也故書叛自林父始春秋之義常以上下比事而見其始也書衛侯衎出奔齊繼書會于戚而林父在

馬則知逐君者林父其終也書甯喜弒其君剽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繼書衎歸則知甯喜之弒由衎而林父為懼罪矣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左傳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于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頷之而已頷搖其頭言衎驕心易生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

在寡人在存問也公聞文子答甯喜之言故忿之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出謂衎居謂剽也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

公羊傳　此諼君以弒也其言復歸何惡剽也曷為惡剽剽之立于是未有說也剽以公孫篡立位非其次故未有說然則曷為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衛侯失衆出奔故亦

惡之

穀梁傳 日歸見知弒也 喜弒君衎歸故録日以見其知情

衛侯出奔齊及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得國乃書其名何也使人之臣弒其君而求利焉其惡大矣故特書名以著其罪而又書復歸以見國其所固有也

附録左傳 衛人侵戚東鄙 以林父叛故 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 茅氏杜注戚東鄙 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 殖綽齊人今來在衛 孫

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厲惡鬼以比殖綽遂從衛師敗之圉圉杜注衛地今直隸開州東有圉城雍鉏獲殖綽雍鉏孫氏臣復愬于晉為下晉討衛張本鄭伯賞入陳之功入陳在前年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三十二井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十一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為卿故位在四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以

邑

公孫揮曰子産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夏晉侯使荀吴來聘

左傳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穆子荀吴召公也召公為澶淵會

附錄左傳楚子秦人侵吴及雩婁雩婁杜注屬安豐郡今江南霍丘縣西南有故城聞吴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守城麇之邑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靈王也正于伯州犂伯州犂曰請

問于囚乃立囚立皇頡于庭而問之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戌皆非細人易別識也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意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印堇父鄭大夫楚人囚之以獻于秦鄭人取貨于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主作辭令之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其

不然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也故謂秦不爾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辭如此歸功于秦則董父可得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傳稱子產之善于辭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傳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懿氏杜注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今戚城在開州北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

也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至于是衛侯會之晉將執之不得與會故不書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討其弒君伐孫氏也遺北宮适之子女齊司馬侯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于士弱氏士弱晉主獄大夫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國景子相齊侯景子國弱賦蓼蕭蓼蕭詩小雅言太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子展相鄭伯賦緇衣緇衣詩鄭風取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不敢違遠于晉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

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蓼蕭緇衣二詩所趣各不同故拜二君詞異　國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于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衞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戍三百人為罪不以林父故　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義取寛政以安諸侯　子展賦將仲子兮將仲子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衞侯雖別有罪而衆人謂晉為臣執君　晉侯乃許歸衞侯叔向曰鄭

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僑而壹子展鄭子罕之子鄭穆公十一子子展子西子產伯有子大叔子石伯石爲七穆子然二子孔巳亡子羽不爲卿故惟言七穆

澶淵衛地之近戚者晉黨於孫氏討衛而疆戚田因爲此會此晉之所以失諸侯也夷儀之會以賂定亂賊此會復披衛地以奬叛臣蓋晉之彊家皆有弱其君之心故與隣國之亂臣聲勢相倚乎公

暗弱聽其倒行逆施而不察豈不悖乎晉宋稱人

會者非卿也凡此類宜以經爲斷而不可以傳汩

之疆戚田事本細微故諸國皆大夫而魯君獨親之吳人所譏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蓋謂此耳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痤穀梁作座）

左傳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公）惡而婉（貌惡而心順）大子痤美而很（貌美而心很戾）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戌）寺人惠牆伊戾為大

子內師而無寵惠牆伊戾名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大子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大子反徵驗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盟徵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母棄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

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婉也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讙也欲使佐失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馬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閽左師諫大子所以無罪而死

申生之死晉獻終不寤宋公既知伊戾之譖而烹之乃於芮棄之寵愛左師之委任終無改焉大學於修身齊家專以辟為戒職此故耳

晉人執衛甯喜

公羊傳 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

甯喜身負大惡晉若正其罪而執之歸於京師則為霸討當如厲公之執曹伯以爵稱今以伐戚殺戍而執之以快林父之心悖矣殖與喜之惡一也

殖以附晉免喜以背晉執林父與喜之惡一也林父以附晉獲庇喜以背晉見執然則晉非執弒君之賊執不附已者耳故稱人以著其罪焉

附錄左傳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于戾使夏謝不敏夏子西名君子曰善事大國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伍舉娶于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獲罪出奔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

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于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議歸楚事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平在明年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

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亡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盡也瘁病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夏書大禹謨不經不用常法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濫不敢怠解以自寬暇故能為下國所命為天子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飫饜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

膳也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滛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不能用其材子儀之亂在文十四年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殿後車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

敗申息之師于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鄭于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鄐杜注以晉邑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于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于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次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因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

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杜注晉邑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于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于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杜注皆楚邑譙國酇縣東北有棘亭在今河南永城縣南楚罷于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七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

年苗杜注晉邑今河南濟源縣西有苗亭以為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吾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集攻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熸火滅也軍敗之狀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

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于此椒舉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禄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恚欲報之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明年楚王是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于勇嗇于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釁動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釁勇貪名之人非能為國計慮久利不可從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南里杜注鄭邑今河南新鄭縣南有地名南里墮其城涉

于樂氏樂氏杜注津名在今河南新鄭縣境洧水濟渡處門于師之梁鄭城門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于氾城下涉汝水南歸而後葬許靈公卒靈公之志而後葬之

楚以許故偕蔡陳伐鄭鄭自蕭魚以來至此三被楚禍而猶未忍叛晉則悼公推誠之效也然十八年楚公子午不得志於鄭二十四年諸侯救之此年諸侯不救鄭亦不禦使楚得逞蓋是時晉平昏庸大夫專恣不在諸侯而南北分霸之勢成矣

葬許靈公

附錄左傳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來聘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于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貢賦于宰旅不敢斥尊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于晉乎辭不失舊　齊人城郟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杜注東郡廩丘縣故城是在今山東范縣東南襲衛羊角取之羊角杜注廩丘縣所治羊

角城是在今山東范縣東南新安村遂襲我高魚高魚杜注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今山東鄆城縣西高魚鄉是其地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竇開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于是范宣子卒宣子范匄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于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于比類宜見討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晉侯使往

二十有七年春

附録

左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偽若致邑封烏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于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齊侯使慶封來聘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左傳季慶封字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詩為已言其闇甚為明年慶封來奔傳

齊魯不交好者三十年於兹景公即位始修好於四鄰而命慶封來聘亦賢於日尋侵伐者矣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奐公羊作瑗後同晉楚始同主盟

左傳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于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蠧（蠧害物之蟲）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名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為會于宋五月

甲辰晉趙武至于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于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舉謂記錄之也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須無陳文子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從後也後武遣盈如楚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君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晉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

成言于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庚午向戌復于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不能服而使之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壬申左師復言于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經所以不書齊秦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從陳還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子晳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

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示不相忌）晉楚各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曰（伯夙荀盈）楚氛甚惡懼難（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趙孟曰吾左還入于宋若我何（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

晉楚爭衡諸侯各有所屬前此時叛而即楚者不過陳蔡鄭許近楚之國耳今則南北分霸魯宋衛曹皆以事晉者事楚往朝會伐而天下之大防盡潰矣自晉士穀盟垂隴以前雖霸國之大夫不以

名見也繼而内大夫與霸國之大夫離會以名見繼而齊宋衛之大夫衆會以名見繼而鄭大夫亦以名見至此而諸侯之大夫盡以名見其稱人者獨微國耳蓋大夫益張禮樂征伐皆自之出而列國之大防盡潰矣此魯侯降為家人六卿分晉之端兆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大夫公曰

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事未可知祗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衛大夫）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為孫氏所殺）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穀不書非卿也）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行會于宋為明年石惡奔傳）

穀梁傳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弑君其以累上之辭

言之何也甞為大夫與之涉公事矣涉猶歷也甯喜出君弑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

剽篡國者也國人可討而甯喜嘗事之以為君不得殺也故書弑以正其罪喜弑君者也凡人宜討而衛獻與之要言以速其弑與之共事而假手於他人以殺之則殺之不以其罪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鱄穀梁作專

左傳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林父)納我者死(謂甯喜)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使甯喜納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誓不還)託于木門(木門晉邑)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已出欲仕無所自愬)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繐也喪服繐縗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為此)

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通稱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文子大叔儀

公羊傳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為出奔晉為殺甯喜出奔也曷為為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

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茍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喜素信鱄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為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

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欲以此語迫令必約之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挈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昧割也時割雉以為盟曰負盟者視彼割雉

穀梁傳專喜之徒也專之為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其曰弟何

也專有是信者言君本使專與喜為約許以賂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約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得見幾之義

衛侯食言使䱷引咎而自竄過固大矣而䱷亦不能無過葢始雖為凡求復與喜要言然宜思所以寘剽俾兩得而無害至於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則信不近義言之必不可復者也始謀不臧終雖隱身於異國亦差彊於食其言而不知自愧者耳先

儒多以去賢鱄過矣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傳 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太宰伯州犁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

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信亡何以及三為明年子木死起本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踣也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于死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為楚所病則欲入宋城夫謂宋也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

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敦之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狎更也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

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辨具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蓋孔子追正之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客一坐所尊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蒙門杜注宋城門子木問于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

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五君謂文襄靈成景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重結晉楚之好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自宋還過鄭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段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言志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名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辯君子

伯有賦鶉之賁賁鶉之賁賁詩鄘風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簀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列列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于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孟欲子產之見規誨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喜于相遇故趙武受其惠印段賦蟋蟀

蟋蟀詩唐風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義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公孫段賦桑扈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祜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意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伯有稱人之無良是誣其上也趙孟倡賦詩以自寵故曰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為三十年鄭殺良霄傳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

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謂賦蟋蟀曰好樂無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讝言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竝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

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詩鄭風司主也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戌何以恤我我其收之詩周頌恤憂也收取也向戌之謂乎善向戌能知其過

公羊傳 曷為再言豹殆諸侯也殆危也曷為殆諸侯為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

穀梁傳 溴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恥之豹云者恭也不舉姓氏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為之會也

楚之爭霸常始於宋而南北分霸卒成於宋自向戌為弭兵之說而趙武從之驅天下諸侯南鄉而朝楚楚欲不違而晉勢益大屈矣方是時晉楚皆

倦於兵是以偶息數年之爭而魯師取鄆晉師敗狄至楚圍㚤立大合諸侯伐吳滅賴所謂弭兵者安在哉溴梁之盟不書諸侯之大夫以諸侯在會而大夫盟故不書諸侯以罪其臣此盟則諸侯不在故書諸侯之大夫以存其君義各有當也

附錄左傳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無咎棠公子與東郭偃相崔氏偃姜之弟崔成有疾而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成請老于崔

崔杜注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在今山東章丘縣西北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夫子謂崔杼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嫳慶封屬大夫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君謂齊莊公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成彊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

東郭偃棠無咎于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圉人養馬者寺人奄士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使其衆居短垣内以自守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妻東郭姜嫳復命于崔子且御而歸之嫳為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終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

人之家以藏之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楚薳罷如晉涖盟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太平君子也叔向曰薳氏之有後于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申鮮虞莊公之黨僕賃于野以喪莊公為莊公服喪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傳言楚能用賢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

傳曰辰在申再失閏矣若十有二月當為辰在亥則是三失閏非再失也杜氏預推歷與傳合當以傳為定

日講春秋解義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日講春秋解義卷四十五

襄公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左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梓慎魯大夫今兹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以有時菑陰不堪陽時菑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温無冰是陰不勝陽

地氣發洩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乘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為宋角亢為鄭故以龍為宋鄭之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虛星在其中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

自正月至三月為春在夏時則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也此三月內無冰則天道恒燠故特書之以紀異

附錄左傳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晉燕國杜注薊縣今京城東偏即其地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于晉以宋盟釋齊秦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而後薦賄以副巳心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重丘盟在二十五年子其勸行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惡之先石碏有功衛國故禮也

邾子來朝

左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邾自晉執其君魯取其田微弱極矣故亟修禮於魯

秋八月大雩

左傳秋八月大雩旱也

附錄

左傳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往日至晉時君使子展廷勞于東門之外而傲廷往也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僑班之妻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為三十年蔡世子班弑其君傳

仲孫羯如晉

左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告晉而行

公因宋之盟將朝於楚又先禀命於晉南北分霸

列國皆疲於奔命矣

附録左傳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鄭伯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來朝否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于下執事

言歳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于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震下坤上復之頤☶☳震下艮上頤復上六變得頤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陰處極位終迷不反故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

其願謂欲得鄭朝以復其願而棄其本不修德復歸無所失道已遠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幾近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裨竈鄭大夫裨諶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旅客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于北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慎則曰宋鄭饑裨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　九

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産相鄭

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外僕言曰（外僕掌次舍者）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刑法也）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于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說）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

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

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冬齊慶封來奔

左傳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封當國不自為政以付舍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內實寶物妻妻易內而飲也移而居嫳家酒數日國遷朝焉就于盧蒲氏朝見封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子之慶舍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癸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

姓子不辟宗何也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言已欲求寵于慶氏為莊公報讎不能顧禮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杖公膳日雙雞卿大夫之膳食饔人竊更之以鶩鶩鴨也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洎肉汁也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減其膳蓋癸與何之謀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惠公孫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謀子雅子尾平仲曰嬰之

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不敢洩謀有盟可也子家曰子家析歸父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齊大夫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佐子車名陳文子謂桓子曰桓子文子之子無宇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慶封時有此木積于六軌之道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善其不志于貨財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

疾病請歸慶季卜之季慶封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無字泣乃使歸慶嗣聞之嗣慶封之族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封字禍作必于嘗嘗秋祭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子息慶嗣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不欲慶封得救難盧蒲姜謂癸曰盧蒲姜慶舍女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告欲殺慶舍姜曰夫子愎夫子謂慶舍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至公所麻

嬰為尸慶𡘋為上獻上獻先獻者二子皆慶氏黨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宮內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優俳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于魚里魚里杜注里名當在今山東臨淄縣境優在魚里就觀之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欒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國子尾抽桷擊扉三桷椽也扉門闔也以桷擊扉為期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于甍甍屋棟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多力遂殺慶繩麻嬰慶繩慶𡘋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陳須無以

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公所故弗克反陳于嶽嶽杜注里名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魯大夫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氾祭遠散所祭不共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茅鴟逸詩刺不敬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讓魯受慶封奔吳吳句餘子之朱方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杜注吳邑今江南鎮江府治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舊子服惠

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

旃為昭四年殺慶封傳

據左氏盧蒲癸王何殺慶舍逐慶封而戮崔杼經不書崔杼死於家難非以賊討過時而戮其屍與鄭歸生同或其國不告或雖告而義不得以討賊書也莊公之弒侍臣從死者十人而為之討賊復讎亦出於侍臣豈非卿大夫之恥與

附錄左傳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襄在二十五年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杜注齊百郡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

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黜猶放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釋放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同心故必得）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于是得之

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路寢）以其棺尸

崔杼于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求崔杼之尸不得故傳云國人皆知之

十有一月公如楚諸夏之君始旅見于楚

左傳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楚已在伯有廷勞于黄崖不敬黄崖杜注滎陽宛陵縣西有黄水今黄水在河南新鄭縣東穆叔曰伯有無戾于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

也（言取蘋藻之菜于阿澤之中使服蘭之女而為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敬可棄乎（為三十年鄭殺良霄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昭伯叔仲帶）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專任）子服子始學者也（言未識遠）榮成伯曰（成伯榮駕鵞）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舉魯以見其餘也書公朝于王所見王綱之墜書公如楚見霸業之衰凡舉魯以見其餘者皆天下之辭也僖二十八年鄭文公始朝於楚二十四年宋成公亦如楚自是以後鄭伯屢朝於楚而陳許諸君朝楚傳亦閒見至是則中國諸侯旅朝於楚直以事天子之禮事之矣迨昭九年而諸侯之大夫亦旅見於楚矣迨哀四年而晉亦京師楚矣凡此皆宋之盟實為厲階也

附錄左傳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左傳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譏其怠慢

乙未楚子昭卒

乙未距甲寅四十二日其為閏明矣而不書閏者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葬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傳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襚 諸侯有遣使賵襚之禮今楚欲遣使之比 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 先使巫祓殯之凶邪而行襚禮與朝而布幣無異 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 茢黍穰 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禮君臨臣喪乃祓殯故楚悔之

公羊傳 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

穀梁傳 閔公也 閔公為楚所制故存錄

公如齊晉歲首闕朝正之禮亦多矣而經不書此獨書者何公廹於蠻荆久留以俟其葬而不能奔天王之喪故特書公所在以明其義以是知凡君在行國之守臣月朔必以公不朝正之故告於廟孔子修經以為常事而削之耳

附錄

左傳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兵死不入兆域故葬北郭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於墓楚郟敖即位郟敖康王子熊

麇也王子圍為令尹圍康王弟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盛為昭元年圍弑郟敖起本

夏五月公至自楚

左傳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卞邑以自益使公冶問問公起居公冶季氏屬大夫璽書追而與之璽印也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發書乃聞之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

公冶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已故不敢入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以卿服賞之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陋勸公歸也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于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大夫家臣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且無使季氏葬我

穀梁傳 喜之也遠之蠻國喜得全歸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

公十一月如楚至夏始歸外辱於蠻荊内脅於彊臣危殆甚矣故返國而以告於廟也

庚午衛侯衎卒

附錄左傳 葬靈王不書魯不會 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印段年少官卑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詩小雅盬不堅固也啓跪也言王事無不堅固故不

暇曉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謂上卿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傳言周衰卑于晉楚

閽弑吳子餘祭

左傳吳人伐越獲俘馬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弑之

公羊傳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為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以刑人為閽非其人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

穀梁傳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于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弑吳子餘祭仇之也怨仇餘祭故弑之

閽刑人也謂之弑則其君也不曰其君賤閽也盗殺蔡侯申書殺閽書弑以食庶人在官者之禄也在禮國君不近刑人不邇怨據左氏閽乃越俘可

以知違禮之起禍矣

附録

左傳鄭子展卒子皮即位子皮罕虎代父為上卿于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在喪故以父命戸一鍾六斛四斗曰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于善民之望也民亦望君為善宋亦饑請于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施而不德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

乎（得國政）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升降隨宋盛衰）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儀公羊作齊莒人下公羊穀梁有邾人）

（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治理其地修其城）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衛大叔儀）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

夏肄是屏周宗諸姬也夏肄杞也肄餘也屏城也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和協近親則昏姻甚歸附也云猶旋旋歸之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子容高止也司徒華定也知伯荀盈也女齊司馬侯也賓出司馬侯言于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自是也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為此秋高止出奔燕昭二十年華定

出奔
陳傳
穀梁傳　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齊桓城衛而諸侯歸心其志公也晉平城杞而人疾其役其志私也平公內不能討衛亂外屈於楚以致中夏諸侯南鄉而旅見乃役十一國以城毋家動又不時諸侯之貳不亦宜乎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公將以酬賓射者三耦二人為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鄫鼓父黨叔為一耦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于三耦

拜城杞且俾我歸杞田也以私役諸侯又有所請故特重其禮而遣聘焉

杞子來盟

左傳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夫人平公母杞女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不尚叔侯之取貨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杜注焦在陝縣揚屬平陽郡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武公獻公晉始盛之君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于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何有盡歸之魯之于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于

朝史不絶書府無虚月無月不受魯貢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言先君毋寧怪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杞文公來盟魯歸其田故來盟書曰子賤之也賤其用夷禮

杞子來盟為田故也晉治杞田非出於公義魯歸杞田亦非出於誠心故杞子親來要結之

吳子使札來聘吳始聘吳始君臣並見

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説之謂穆子曰子其

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愼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為昭四年豎牛作亂起本請觀于周樂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曰美哉美其聲始基之矣猶未也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邶鄘孔氏穎達曰自紂城而北謂之邶自紂城而南謂之鄘今邶城在河南衛輝府東北鄘城在新鄉縣西武王克殷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以其地封康叔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

其衛風乎武公康叔九世孫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為之歌王王黍離也平王東遷王政不行風俗下同于諸侯故不為雅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詩第七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詩第八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詩第十五豳杜注周之舊國在新平漆縣東北今陜西邠州東北有豳亭豳谷三水縣有豳城皆是也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蕩乎蕩然也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為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詩第十一後仲

尼刪定故不同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為之歌魏詩第九魏姬姓國閔元年晉獻公滅之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渢渢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為儉字之誤也為之歌唐詩第十晉詩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唐國帝堯舊都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詩第十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鄶以下無譏焉鄶第

十三曹第十四鄶在今河南密縣東北不復譏論之以其微也為之歌小雅小雅小正亦樂歌之常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以詠盛德形容故但歌其美者不皆歌變雅為之歌頌頌者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曰至矣哉言道備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常日新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不自顯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

底（底滯也）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盛德所同）見舞象箾南籥者（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曰美哉（美其容）猶有憾（文王恨不及已致大平）見舞大武者（武王樂）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樂）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慚于始伐）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禹樂）曰美哉勤而不德（盡力溝洫勤也）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舜樂）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

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吳子餘祭嗣立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欒高之難欒子雅高子尾難在昭八年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己所貴示不為彼貨利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侈謂伯有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

蘧瑗蘧伯玉史狗史朝之子文子史鰌史魚公子荆字南楚公叔發公叔文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戚孫文子之邑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辯猶爭也必加于戮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言至危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衛獻公卒未葬遂去之不止宿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

侈而多良謂多以惡人為良而善之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

吳無君無大夫據向之會稱國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迮起也倉卒意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公羊傳

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于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即位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闔廬謁之長子光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于是使專諸刺僚專諸膳宰僚者炙魚因進魚而刺之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

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延陵吳下邑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不越竟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當以漸進之故季子降字而名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春秋隆父子之親厚君臣之義故賢

者不名而札名以成尊于上也

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以季子之賢吳子得進稱子是尊君也其名成尊于上也

札稱名稱吳子使本與楚子使椒來聘秦伯使術來聘同秦楚之使再而後書名稱使初通於魯猶忽之吳則晉以楚故數合諸侯以會之魯又嘗奉晉命特遣國卿偕衛卿以會之其重吳也久矣

故始通而舊史所書一同於秦楚耳先儒乃謂孔子特稱名以貶札而推原其故以為辭國而生亂不思札之辭國乃在聘魯之後而預貶之何義乎自盟宋以後中夏諸侯盡朝於楚吳楚方鬬故歷聘上國以聯遠交且以覲諸侯之鄉背而其後楚求諸侯於晉以伐吳此當日邦交之情實也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北燕始見經

左傳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止高厚之子蠆子尾竈子雅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實放書奔所以示罪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以時有直言燕者故知從史文

據傳齊公孫蠆公孫竈放高止于北燕君放大夫可也臣放大夫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

冬仲孫羯如晉

左傳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范叔士鞅此年夏來聘

附錄 左傳 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 豎高止子 十月庚寅閭丘嬰師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酀 敬仲高傒 良敬仲也 良猶賢也 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 黑子晳 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 言世為行人 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

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詩小雅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班次應知政擇善而舉則世隆也為世所高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喪其精神為子產驅除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也戾定也不然將亡矣

日講春秋解義卷四十五